



海外

大陆作家丛书

散文二卷

回忆的季节

虹影 赵毅衡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散文二卷

回忆的季节

虹 影 赵毅衡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的季节/虹影 赵毅衡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 散文二卷)
ISBN 7-5008-2457-2

I . 回… II . ①虹… ②赵… III .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72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发行部 (010) 62005042
编辑室 (010) 62005033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19 元

关于大陆海外文学的谈话

（代总序）

乐黛云（简称乐）：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贾植芳（简称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现在，有不少中国大陆的作家旅居海外，他们在谋生的同时还顽强地从事汉语文学创作。我们想把这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成一套丛书，并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应该包括这部分内容。

乐：事实上，海外华人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撞击的产物。细分起来，又有，一、华裔文学（作者多为华侨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出生在国外，用外语写作，如谭爱美《福乐会》，汤婷婷的《女战士》）；二、传统海外华文文学（作者多为定居海外多年的华侨，固定用汉语写作，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三、海外台湾文学（作者多为用汉语写作的原台湾留学生，如聂华苓、陈若曦等）。四、海外大陆文学（专指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旅居国外的大陆学人或作家的作品）。比较而言，很可能海外大陆文学

比前三种文学充溢着更多的苦难，更深的文化透视，更尖锐的灵魂的冲突。其实，宽泛些说，郁达夫、闻一多他们在国外留学时写的作品又何尝不可称为海外大陆文学呢。在读今天的海外大陆作品时，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沉沦》主人公最后的话：“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当然，表现形式已全然不同了。这些海外大陆文学作品无疑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多少年后，也许还会成为其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贾：在二十世纪，“旅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这也是国际文学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谈到旅居海外的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我们却要注意到这里的一个特殊性，即这些作家出去的时候各方面已经大致定型，再要脱胎换骨是很难的了。加上语言转换的高度困难，一律用汉语写作，要归入所在国的文学，那恐怕是不行的。试比较一下，像康拉德到了英国，纳博科夫到了美国，不仅改用英语写作，甚至成为这种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自然是可以划到英美文学里去的。而旅居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创作，既然不能算是“外国文学”，我们也就该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认”下来。

编者：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命题内，应该如何评价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

贾：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创作，其内容大致不出两类，一是依赖过去的生活底子，向记忆里发掘。这种对过去生活的回顾与审视里面，时而会有一种新的目光、新的观察角度出现。另一类是描绘出国后的生活，这就少不了要表现文化的冲突，观念的相悖等等。如果说前一类比较容易侧重

于“以彼观我”的话，后一类则更注重“以我观彼”。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正需要这种“视野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

编者：从世界趋势来看，中西方文化是越来越融合，还是越来越冲突？

贾：融合与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两种趋势都存在，不应该片面地夸大其中的任何一种。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固然不对，因为那很容易又把我们带回到过去那种彼此隔绝乃至你死我活的老路子。但若要真以为从此天下一家，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些。还是我们过去的老话说得好，叫做“和而不同”。如果说中西文化交流有个理想境界或者说理想模式的话，那就是这四个字。

乐：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纪末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时期，向边缘文化的横向开拓代替了主流文化的纵向发展；对他种文化的了解、参照、借鉴和吸取，成为主流文化得以复苏和更新的重要契机。在这种形势下，海外大陆作品有的以一种后现代眼光和一种“并时性”形式，携带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历史信息（如赵毅衡的《绛衣人》）；有的反映着中国一代青年原有的文化心态在他种文化渗透和逼压下所产生的或新的生机，或痛苦的扭曲和变形（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还有一些作品在他种文化的启迪下，辉映出对原有本土文化的再认识（如金丝燕的《诗的逍遥与厚道》）；这种反馈的实例在过去也并不少见，如郭沫若之读朗费罗诗后，又观《诗经》，读“泛神论”后反观《庄子》。海外大陆作品在沟通中西文化，形成中西对话，增进相互理解等方面显然都起着无法代替的作用。

编者：从一种主流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种主流文化环境的

中国作家，文化创作是一种无奈的宣泄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抗？

贾：说“文化反抗”，火药味是不是太浓了些？说“无奈的宣泄”，又好像未免太消沉。任何一个置身于陌生文化中的旅居作家，都会更强烈地体会到那种“被抛入”的生存状态，体会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隔膜，这种夹缝中的感受会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两种文化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

乐：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百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吞并和统一都不可能。一种文化既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另一种文化，两种文化也不可能合而为一，以致失去各民族文化自己的特色（即所谓融合）；我们应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来容忍和欣赏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泰戈尔认为“人类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如果有谁“将自己的灵魂封闭在僵化的习惯、无生命的硬壳”中，他就“扼杀了他的生命的真精神”。未来的世界应是多元文化的共处。任何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有权发扬自己文化的特点，并使它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助益。犹如复杂的交响乐，它依靠的不是同一的音调，而是完全不同的各种乐器和声部，和谐地唱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声音，海外华人文学（包括海外大陆文学）正是促进这一趋势的敏感而有效的前驱，它无需宣泄压抑，也不会去有意挑起文化冲突。

编者：“民族文化虚无”和“民族文化自大”这两种态度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目前哪种最有害？

贾：“民族文化虚无”和“民族文化自大”这两种态度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无论是“民族文化虚无”，还是“民族文化自大”，这两者背

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文化上的心理自卑。另一方面，这两种态度又总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形势与国际关系而起伏摆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少有人会公然地持某种极端的态度，当然不同的人也还会有各自的偏重。看来我们正在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执著于比较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思维定势，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乐：二十一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的空前发达，也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长久以来的东、西和古、今的二分法很有可能被突破。中国知识界讨论古、今、中、外的关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些界限在二十一世纪会有很大变化，甚至也许将不复存在。最“古”的也可能是最“新”的；旧的未必不好，新的也未必就一定好；任何事物或思想，只要有益于发展自己，不必拘泥于它的原创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也不必计较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东、西方文化可以互补共存，同时发扬自己的特色。在这样的形势下，海外作家不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无是处，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一切。实际上，大部分海外大陆作家都是一方面发掘自己民族文化的资源，一方面研究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尽量使自己的创作汇入世界文化的洪流。

编者：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大作家不少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贾：二三十年代的大作家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这可以从留学日本的作家与留学英美的作家之间的不同特色看出来。留日学生多激进、好动、充满活力，回国后掀起一场场有声有色的文学运动。留学英美者则耐心培养细致的审美趣味，注重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完善。现代文学的新纪元正是这两类作家牵头

头而发动的。

编者：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吗？如果可能，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贾：在过去，张爱玲就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台湾作家，张的影响在今天的大陆青年作家如苏童、叶兆言等人身上也还能明显地看到。至于现在旅居海外的作家的创作会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这还要由时间来决定。就目前而言，由于传播渠道的不畅或其他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还不明显。

编者：作为“边缘人”的海外大陆作家，在解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轨”问题时，能否有所作为？

贾：作为“边缘人”的海外大陆作家，脱离了本土的主流文化，又很难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应该说是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往往有恍然不知所依的感觉。但是文学就是这么个特殊的东西，困难的处境常常能给他们带来有益的刺激。看西方文化，他们比西方人有距离感，看中华文化，他们又比国人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有时能给人带来更加清醒的认识，还有不受约束的感受。旅居作家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东西文化间所处的这种特殊位置，尽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编者：在中国更加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外大陆作家创作这种文学现象是否长期存在？它的趋势如何？

乐：其实，海外大陆作家之不同于国内作家，无非是他们多了一段海外的经历，这段经历可长可短，可深可浅，但总可帮助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观察生活，赋予他们一个“庐山之外”的视点，使他们得以更清楚地“识得庐山真面目”。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政策的开放，取得这种经历的人会

越来越多，人们往返于海内外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大，也许若干年后，海外大陆作家已不再需要作为一个独特的作家群落来进行专门的讨论。但目前，对这些作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极有特色的作品汇集成册，确是一件功德无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好事。

贾：全球性的交往日益发展，作家人口的移动也是正常现象，看来海外大陆作家创作这种文学现象是会长期存在的。世界发展到今天，用空间上的疆域的概念来划定不同文化的范围的做法恐怕是越来越要受到挑战了。现在已经有“大中华经济文化圈”这样的提法，那么，将来“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会不会被“大中华文学”这一概念所取代呢？这也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序 散文二卷

赵毅衡

西半球的地图，蓝得晃眼。除了南北美洲，就是蓝蓝的太平洋大西洋。南美洲虽说华侨众多，但编者消息不通，却没能找到一个舞中文之文的文人。甚至那广袤的加拿大，台湾香港的文友不少人定居，却也少弄汉语之墨的大陆人。因此，这本西半球卷，差不多就是美国卷。

这么一说，散文一卷与二卷的区别，纯是地理上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固然文化上区别很大，但出国定居的中国人，却很少做有意的选择：落到法国德国的文友，可能原先学的语言导了向，但是大部分只是命运的安排。例如笔者，在柏克利加州大学读完书，觉得光阴浪费的够了，把购置的上千本书，上百张唱片，装上集装箱运回国。完全没有一辈子“大隐隐于西”的打算。临走把图书馆的书全部还掉，却在路上遇到了导师白之（Cyril Birch）先生，说是伦敦大学要教师，问我是否愿意去面试一次。免费旅游一次欧洲，何乐而不为？此一去，是命运以白之先生的面孔出现，往下就由不得我作主了。

既然如此，我们的作者落到哪一卷，怕也不是他们的主意。而我们把散文分成东西球两卷，似乎也是从大陆漂移以来就命定了。

我在散文一卷序言中说过的话，完全可以放在这里重说

一次，只要换几个例子即可：散文如情节小品，潘平的“素描三篇”；语言华美意义玄妙有如诗歌的，如杨小滨的“副词笔记”；怀乡忆昔如高尔泰的“兰姐的标本簿”，比《浮生六记》多了点苦涩，而张辛欣的几篇念旧之作，情意真切，让人掩卷三叹；孙笑冬文字清丽而张力内敛，像是有意安慰张爱玲于地下。

相比于欧亚文化的富厚，美国文化的确少了一点分量，却多了一点轻松。对个别作者来说，他们可以强调他们的文风早已形成，千锤百炼而得心应手，但是合起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一个特征：西半球的大陆散文作家，笔调轻松语言调侃幽而默之的，还特别多。顾晓阳满口京味加半真不假的“痞味”，老是在拿官事官语在打趣，读来叫人忍俊不禁。显然，他的调侃语调只是一种面具，谈笑风生后却透出一种无奈。阿城的幽默十年前名满京师，至今功力一发老到。

奇怪的是，幽而默之的佳篇，大部分还出之于女作家之手，中国文化的定型角色被反串了，中国文学自古至现当代的传统也被推翻。刘索拉与查建英这二位，撂下小说名家的桂冠，互相问：嘴皮子还能耍多久？又互相用自己的散文证明：很久很久。严歌苓的幽默却独出僻径，这位小说家控制叙述文字的能力，转化成控制脸上笑容的能力。王瑞芸则有一种娓娓动听的神韵，闲言琐事不经意间大可一笑。女幽默家之群出于海外，也许有点深刻的道理，不过这道理似乎又并非我这么个男性编纂者能说清。或许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研究者能给我们一个理论化的解答？

批评家和心理学家早就发现“离乡”（*depaysement*）可以导致道德上的自我放松，或者说，自甘堕落。亨利詹姆士

的名著《奉使记》(The Ambassador) 是最早的一分析之一，他却是赞美他的人物所得到的这种自由。而作家自身可能更是需要离乡的自由，米勒须到法国去写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色情小说，D·H·劳伦斯则必须一再逃出国去写他的道德挑战之作。很奇怪，这些西方作家明摆着在作弊，却没有罪孽感。离乡去国，反使他们感不到内疚的需要。

这种深夜扪心直叹慚愧的心态，恐怕是保留给中国人的。哲学家墨哲兰（张志阳）先生提出一个好词：“流外丧志”。

乍一见这说法，吓人一跳。上下文则更叫人透不过气来：

“近现代史，民族衰亡，外敌入侵，国内战争，阶级斗争，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流外丧志，欲海浮沉，从外到内，从肉体到灵魂，记忆的创伤几乎是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无一幸免……这是我们的生活经验。”（见《花城》1995年第一期）

往下，读到结论，叫人只能掷书而叹：

“我们民族或个人的记忆可谓多矣，创伤记忆可谓重矣，但我们激发的原创性作品，为何不相称地少，简直令人吃惊地成反比，是何道理？”

哲学家提出的“为何？为何？”当然并非区区浅学所能回答，我只是觉得“流外丧志”很值得玩味，作为与“外敌入侵”或“文革”等值的“创伤性记忆”倒也是有意义的提法。我同意这个提法，而且认为对理解大陆海外文学很有益。不过，看到那么多女性作家，谈笑间“道理”灰飞烟灭，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了一层。

目 录

关于大陆海外文学的谈话（代总序）/1
散文二卷序/赵毅衡 1
[美国]
严歌苓
母亲与小鱼/2
未老莫还乡/8
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婚姻/17
王瑞芸
我的美国邻居/30
我的美国教授们/44
刘荒田
荒田二友/58
张 颀
帕洛阿图的作家/69
顾晓阳
胡同/76
逃学/80
孙笑冬
蓝色笔记本/86
绛唇珠袖两寂寞/97
张辛欣
焚稿/106

回忆的季节/111

随处默哀/131

刘索拉

蓝调——曼菲斯（Memphis）日记/136

文化不可“交流”/150

高尔泰

兰姐的标本簿/156

月色淡淡/162

杏花春雨江南/168

刘齐

邻居的花猫/207

老张头/213

宣树铮

江南韵/220

杨小滨

副词笔记/225

张宗子

蒙娜丽莎/231

长城/236

吴梦

行车漫笔/241

陈建华

纽约地铁四章/250

第五大道狂想曲/259

查建英

且说北京靓男/270

嘴皮子还能要多久？/274

-
- 娜 听
室内风景（二则）/279
书·人生·风景/282
- 阿 城
你这个名字怎么念？/289
- 潘 平
素描三篇/294
- 祥 子
买《橄榄树》这本书的 51 条客观理由/309

严歌苓



1958年出生。先习舞，后从事文学创作。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赴美，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作品在台湾深受重视，小说多部被改成电影。